日本訪書志

光緒庚辰之夏守敬應大埔何公使
如璋之召赴日本充當隨員於其
書肆頗得舊本旋交其國醫員
森立之見所著經籍訪古志遂按
錄索之會遵義黎公使庶昌接
任議刻古逸叢書囑守敬極力搜

訪而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
幣得屬有天幸余所攜古金
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見者彼此交
易於是其國著錄之書麕集于
篋中每得一書即略為考其原
委別紙記之久之得廿餘冊擬歸

復與同人牛相若詮為之提要暨序
世黃岡教官任同好者艷羨其人此
稿遂束高閣而遠方好古之士皆
以書來索觀其目因檢舊稿塗
乙不易辨時時得教又就館省垣應書
多藏覺浙未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

畫清晰者付書手錄之卷爲十六卷見聞之疏陋體例之舛錯皆所不免又其中不盡罕見之書而鶩人祕笈尚多未錄出者良以精力衰頹寡助之人致斯缺憾倘天假之年或當以其出所得異本盡以

告世人也辛丑四月宜都楊守敬自
記於兩湖書院之東分教堂

日本訪書志緣起

余生僻陋家尠藏書目錄之學素無淵源庚辰東來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有搜羅放佚之志茫然無津涯未知佚而存者爲何本乃日遊市上凡板已毁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實有奝然未獻之書因以諸家譜錄參互考覈凡有異同及罕見者皆疏錄之夫以其所不見遂謂人之所不見此遼豕所以貽譏然亦頗有秘文墜簡經余表章而出者不

可謂非採風之一助也

日本舊有鈔本經籍訪古志七卷近時澁江道純森立之同撰所載今頗有不可踪跡者然余之所得爲此志之所遺正復不少今不相沿襲凡非目覩者別爲待訪錄

訪古志所錄明刊本彼以爲罕見而實我 國通行者如劉節之藝文類聚安國徐守銘之初學記馬元調之元白集之類今並不載亦有彼國習見而中土今罕遇者又有彼國翻刻舊本而未西渡者

茲一一錄入

經義考每書載序跋體例最善愛日精廬藏書志遂沿之茲凡　四庫未著錄者宋元以上並載序跋明本則擇有考證者載之行款匡廓亦詳於宋元而略於明本

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爲最經部之中又以易論語爲多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是皆我　國所未聞其見於七經孟子考文者每經不過一二種實未足概彼國古籍之全

考文一書山井鼎校之於前物觀又奉勅校之於後宜若彼國古本不復有遺漏不知考文刊於享保中當我康熙末其時彼國好古之士亦始萌芽故所傳易單疏本尚書單疏本毛詩黃唐本左傳古抄卷子本皆爲考文所未見其他遺漏何怪焉日本古鈔本經註多有虛字阮氏校刊記疑是彼國人妄增今通觀其鈔本乃知實沿於隋唐之遺詳見陸氏釋文中卽其原於北宋者尚未盡删削如志中所載尚書毛詩經註鈔本猶多虛字今合校數本其漸次剗除之迹猶可

尋阮氏所見經註本大抵皆出於南宋故不信彼爲唐本

日本文事盛於延喜天平當唐之中葉厥後日尋干戈至明啟禎間德川氏秉政始偃武修文故自德川氏以前可信其無僞作之弊古文孝經固非眞孔傳然亦必司馬貞劉子元所共議之本提要疑是宋以後人僞作未悉彼國情事也

日本氣候固無我江南之多霉爛亦不如我河北之少蠹蝕何以唐人之迹存於今者不可勝計蓋其

國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雖屢經火災而不燬至於鈔本皆用彼國繭紙堅紉勝於布帛故歷千年而不碎
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官學外以金澤文庫爲最古當我元明之間今日流傳宋本大半是其所遺次則養安院當明之季世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鮮古本此下則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樓爲最富雖其楓山官庫昌平官學所儲亦不及也又有市野光彥澁江道純小島尙質及森立之皆儲藏之有名者

余之所得大抵諸家之遺

日本醫員多博學藏書亦醫員爲多喜多村氏多紀氏澁江氏小島氏森氏皆醫員也故醫籍尤收羅靡遺躋壽館目錄多紀丹波元堅撰所載今著錄家不及者不下百種今只就余收得者錄之

日本崇尚佛法凡有兵戈例不燬壞古剎故高山寺法隆寺二藏所儲唐經生書佛經不下萬卷卽經史古本亦多出其中今茲所錄仿舊唐書藝文志之例收諸家之爲釋氏而作者其一切經雖精妙

絶倫皆别記之

日本頗多朝鮮古刻本皆明時平秀吉之役所掠而來如姓解草堂詩箋等書余詢之朝鮮使臣並稱無傳且云秀吉之亂其國典籍爲之一空然則求朝鮮逸書者此地當得半矣

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爾時販鬻於我土者不下數千萬卷猶憶前數年有蔡姓者載書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饒季音得南宋板呂氏讀詩記一部據云宋元槧甚多意必

有秘笈孤本錯雜於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今余收拾於殘臘之後不能不爲來遲恨亦不能不爲書恨也

余之初來也書肆於舊板尚不甚珍重及余購求不已其國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爭之於是舊本日稀書估得一嘉靖本亦視爲秘笈而余力竭矣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篤使彼國已棄之肉復登於俎自今以往諒不至拉雜而摧燒之矣則彼之視爲奇貨固余所厚望也近日則聞什襲藏之不以售外人矣

日本學者於四部皆有撰述朝事丹鉛碁懸國門頗沿明季之風然亦有通材樸學卓然可傳者反多未授梓人如狩谷之和名類鈔及丹波之醫籍考擬別爲日本著述提要故茲皆不錄入其有采錄古書不參彼國人論議者如醫心方和名類聚之類皆千年以上舊籍尤爲校訂之資故變例收之至若朝鮮爲我外藩桂苑筆耕集已見於唐志今茲亦隨類載入醫方類聚日本有活字本亦醫籍之淵數也

皇侃論語疏羣書治要及佚存叢書久已傳於中土

此錄似勿庸贅迹然皇疏有改古式之失治要有鈔本活字二種他如古文孝經唐才子傳臣軌文館詞林難經集註皆在佚存叢書中彼國亦别本互出異同疊見則亦何可略之

日本收藏家余之所交者森立之向山黃村島田重禮三人嗜好略與余等其有絕特之本此錄亦多采之唯此三人之外余罕所晉接想必有驚人祕笈什襲於金匱石室中者幸出以示我當隨時補入錄中亦此邦珍重古籍之雅談也

志中急宜刊布者經部之易單疏書單疏萬卷堂之穀梁傳十卷本之論語疏小學類之蜀本爾雅顧野王原本玉篇宋本隸釋子部之台州本荀子類書之杜臺卿玉燭寶典邵思姓解醫家之李英公新修本草楊上善之太素經集部之文館詞林十卷佚存叢書所刻僅四卷是皆我久佚之籍亦藝林最要之書使彙刻爲叢書恐不在士禮居平津館下也若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釋希麟續一切音義十卷此小學之淵藪一部傳而漢唐文字音韻之書

皆得以見崖略顧卷佚浩繁力不能贍世之高瞻遠矚者或亦有取於斯厥後黎公使多以刻入古逸叢書前人譜錄之書多尙簡要敏求記唯錄宋本天祿琳琅愛日精廬拜經樓藏書則兼采明本時代不同故也而張金吾論說尤詳余之此書又詳於張氏似頗傷繁冗然余著錄於兵燹之後又收拾於瀛海之外則非唯其時不同且其地亦不同苟不詳書將有疑其爲郢書燕說者且錄中之書他日未必一一能傳則存此崖略亦好古者所樂觀也

凡習見之書不載撰人名氏其罕見之品則詳錄姓
氏閒考爵里
古鈔本及翻刻本多載彼國題記其紀元名目甚繁
若必一一與中土年號比較詳註則不勝其冗今
別爲一表以便考校
光緒辛巳二月宜都楊守敬記

足利活字本七經

足利學活字本七經山井鼎所據以著七經孟子攷文者是書印行於日本慶長時當明萬歷年閒其原係據其國古鈔本或去其注末虛字又參校宋本故其不與宋本合者皆古鈔本也日本刻經始見正平論語及翻興國本左傳又有五山本毛詩鄭箋其全印七經者自慶長活字本始余至日本之初物色之見一經即購存積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蓋活字一時印行雖

多久即罕存其例皆然如吾中土蘭雪堂活字本亦印於明代今日已成星鳳山井鼎當我康熙年間此本已非通行惟足利侯國大學始有全部無怪近日之更難遇也或疑其中凡近宋諱多缺筆當是全翻宋本是不然蓋其刻字時仿宋本字體摹入故凡遇宋諱亦一例效之實不盡據宋本證之余所得諸古鈔本而後知參合之跡顯然且倘書禮記字體非仿宋本者即不缺筆可以釋然矣

周易正義十四卷舊鈔本

單疏古鈔本無年月狩谷望之求古樓舊藏相傳爲弘治永祿閒鈔本首周易正義序次周易正義第一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定第二卷以下並同但無定字凡標經注起止並大字居中正義則雙行小字每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以大字計其文字大抵與明錢保孫所校宋本單疏合乾卦象曰至萬國咸寍錢本總在各以有君之下與十行以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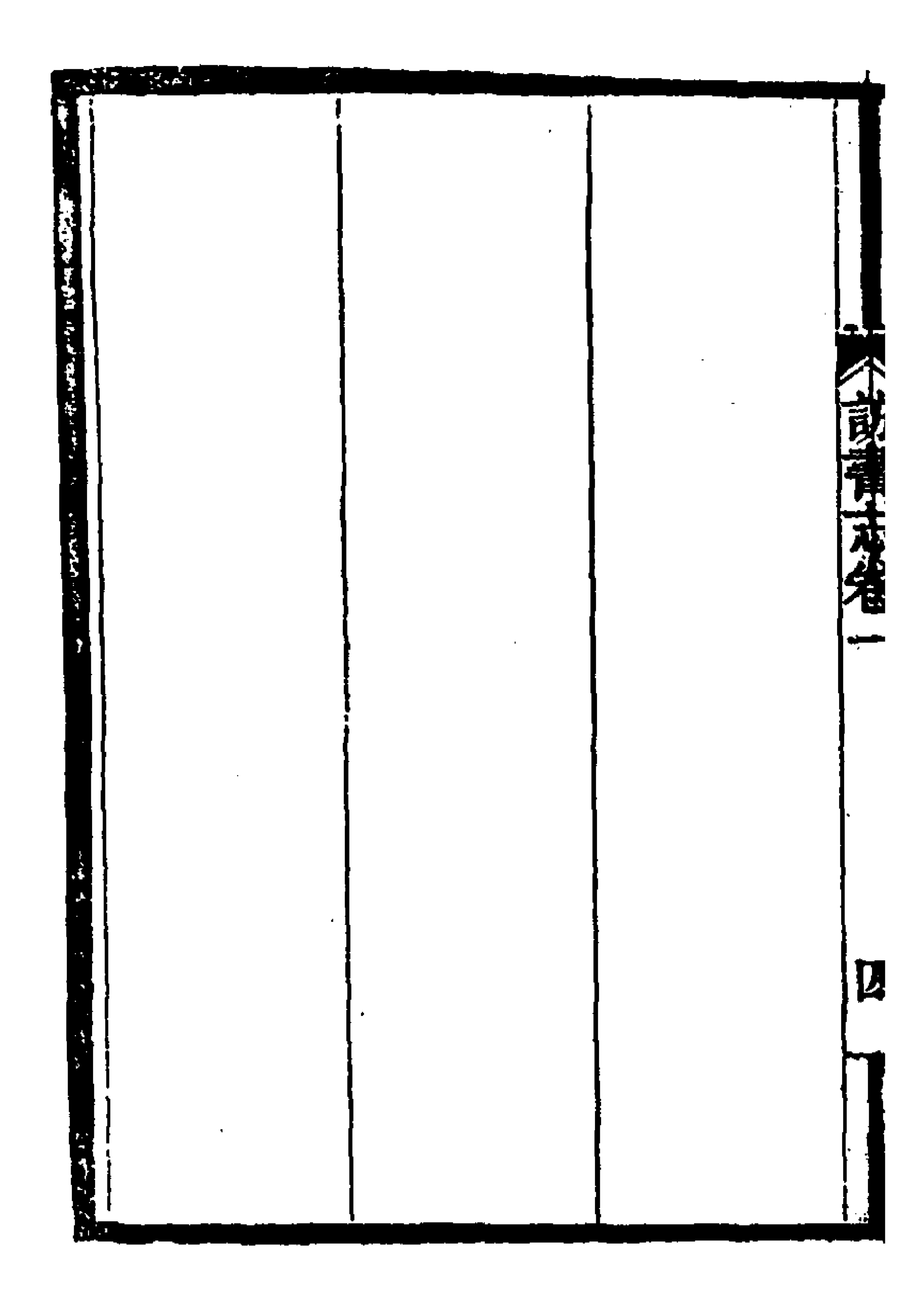
屬各段者不同此此亦總疏不分屬唯錢本所據尙是宋刻此則爲唐鈔之遺如文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日本古鈔本皆有言字自唐石經以下皆無言字此正義覆述經文有言字且前九三疏引文言云云此本亦有言字可知正義所據經文本有言字後人據石經並刪正義錢氏所據單疏已刪此字不待注疏合刻矣

伊川易解六卷繫辭精義二卷　刻入古逸叢書

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嘗爲重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校正恐皆是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錄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傳九卷繫辭解一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

之四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刻程朱傳義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宋董楷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所載異同（唯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載異同而音義亦刪除）而二書皆失本眞後來各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攘奪近世

本義有重刊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截失當謂爲僞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記



古文尚書古鈔本

此古文尚書古鈔本存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末有天正第六六月吉秀園記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以森立之訪古志照之此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二册卽容安書院所藏其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二册則守敬從日本市上得之相其筆迹格式的爲一書不知何時義落其中古字與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所載古本合其第一卷序後直接古文尚書堯典第一不別題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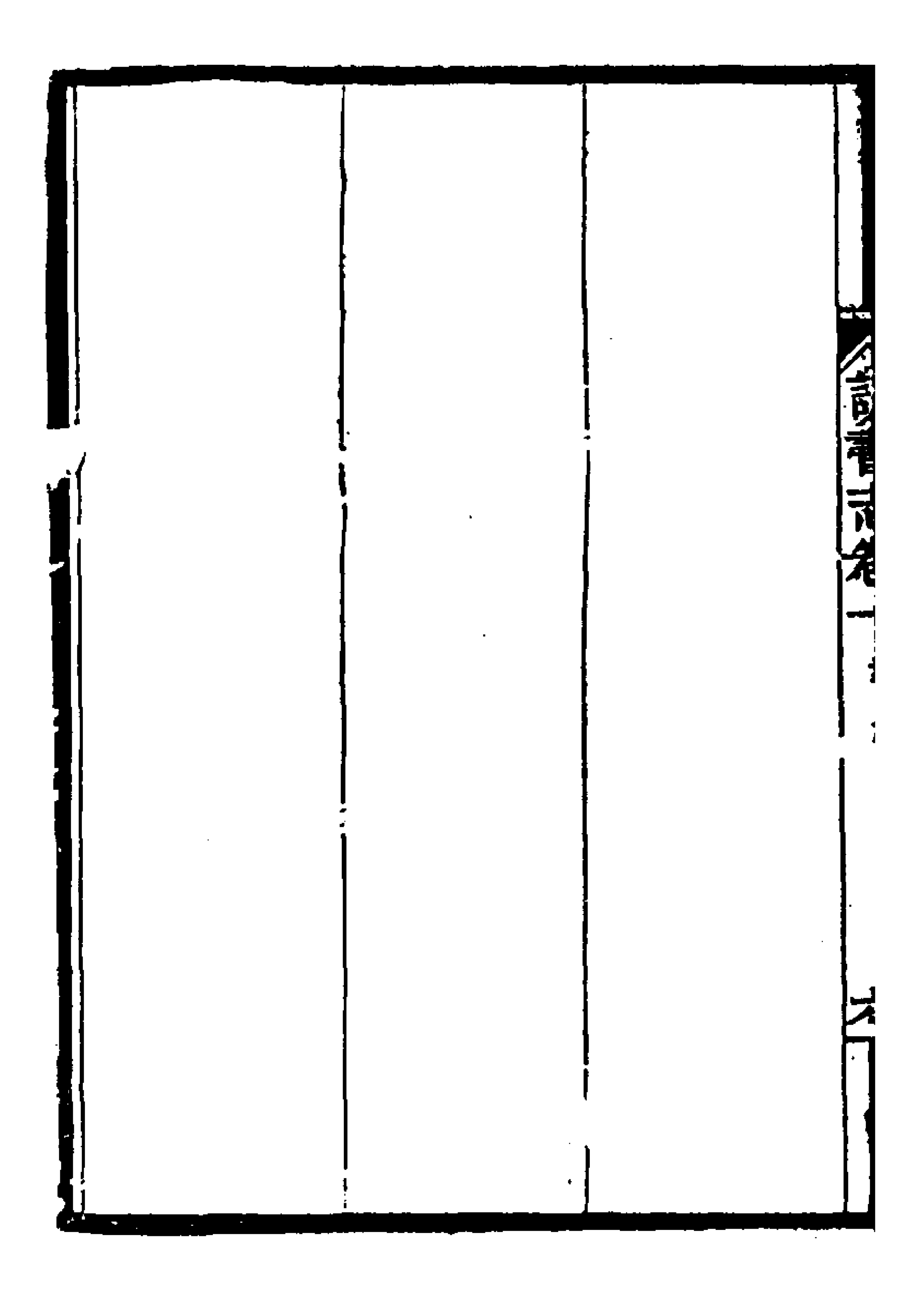
卷第一葢合安國序同卷與唐石經合宋以下序後別題書卷第一五字非也今人以經典釋文冣山井鼎之書往往不合遂類日本古鈔爲不足據不知釋文已經宋陳鄂改亂非陸氏之舊阮文達作校刋記亦未悟及此

尚書正義二十卷北宋槧本

正義單疏本首孔維上校勘正義表後題端拱元年三月日蔡奭等上表下列勘官軒轅鉓胡令問解貞吉胡廸解楨李覺袁逢吉孔維等銜名次長孫無忌上五經正義表次尚書正義序序下一行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頴達奉勑撰勑字提行與國子平列題尚書正義卷第一次行題孔頴達銜與前同唯達下有等字以下每卷并有頴達銜名唯無等字

每卷後統計若干字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字左右雙邊缺玄朗讓敬弘等諱卷三末書嘉元二年暮春廿五朝約句讀了圖種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又有歸源墨印原本今藏楓山官庫是書中土久無傳本山井鼎作攷文時亦未之見緣此書寬政間丹波櫟窗始得殘本獻之官官併搜索餘卷所在遂成完本余初得後藤正齋影鈔本蓋正齋曾為官書掌管故能使人摹之也因念是書猶是端拱經進原本首尾完具

詢希世之珍乃從書記官嚴谷修借原本用西法照出意欲攜歸醵金重刊久不能集事於以又攜入都以付德化李木齋許以重刊旋聞木齋丁艱恐此事又成虛願也或云此亦南宋初刻本



尚書注疏二十卷 宋槧本

南宋紹熙閒三山黃唐題識稱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云云故各經後皆有此跋是合疏於注自此本始十行本又在其後十行本板至明猶存世多傳本此則中土久已亡唯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得見之以校明刊本多所是正顧其原書在海外經師徵引疑信參半余至日本

竭力搜訪久之乃聞在西京大板收藏家余囑書估信致求之往返數四議價不成及差滿歸國道出神戶適覩乘輪車至大板物色之其人仍居奇不肯售余以爲日本古籍有所見志在必得況此宋槧經書爲海內孤本交臂失之留此遺憾幸歸裝尚有餘金適破慳得之攜書歸時同行者方詫余獨自入大板及攜書歸舟把玩不置莫不竊笑癖而且癡而余不顧也書凡裝十冊缺二冊鈔補亦是以原書影摹字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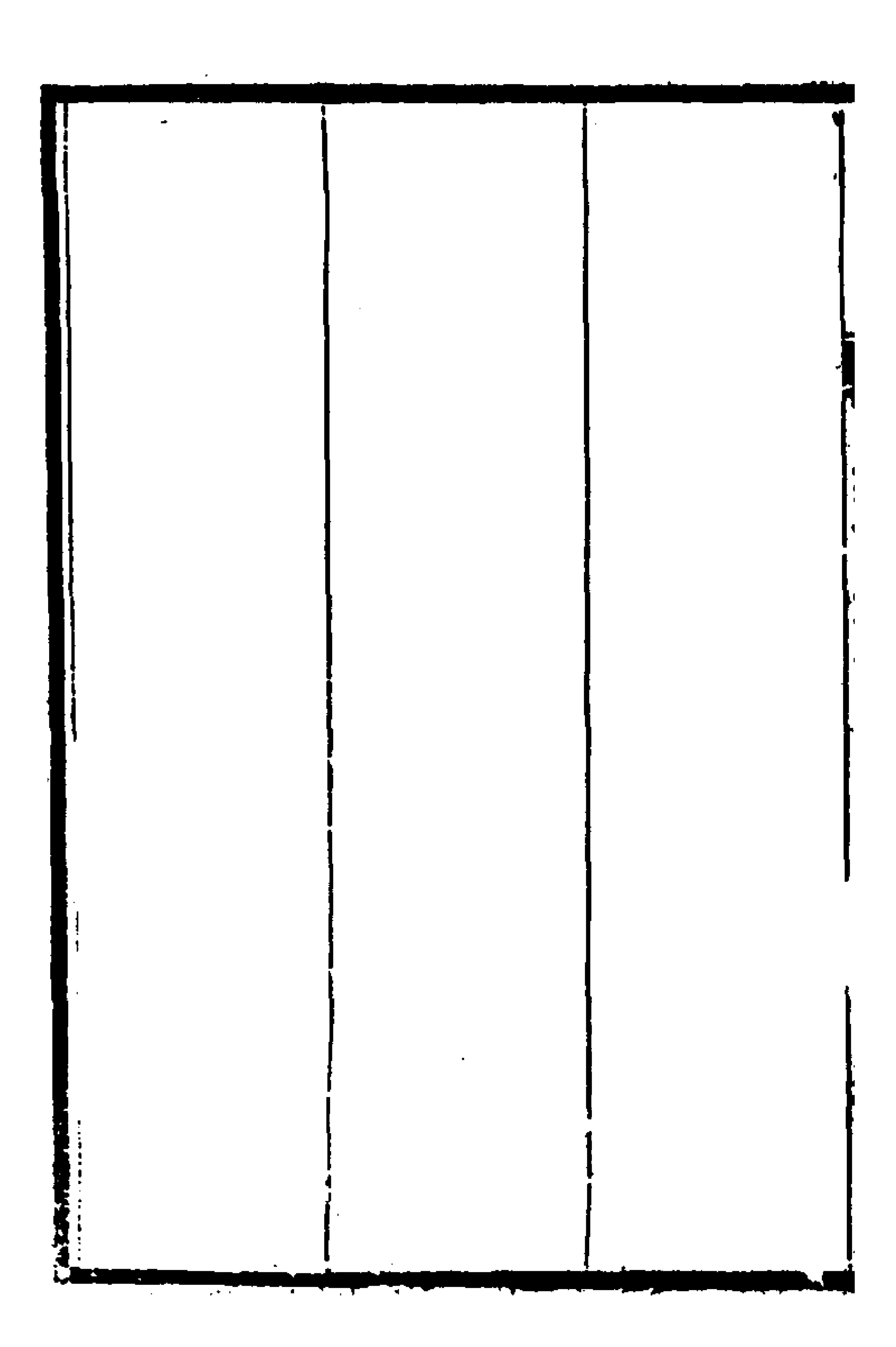
款毫無移易固不害爲全書也

黃唐跋是紹熙壬子七經考文於禮記後誤熙

爲與阮氏十三經校刊記遂謂合疏于注在南

北宋之間又爲山井鼎之所誤也附訂於此

此書今歸南皮張制府



尙書釋音二卷 影宋本刻入古逸叢書

余在日本校刊古逸叢書黎星使女壻張君沆得影寫此本議欲刻之余謂此書非得之日本似不必梟入且此書非陸氏之舊乃宋人之書星使駭然余乃檢崇文總目及玉海證之知爲宋開寶中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故段若膺盧紹弓於釋文中此二卷深致不滿今不能得開寶以前古本

則此不足驚人也張君意存見好必欲刻之余亦未便深拒今按此書不特淺改作餞庸改作鏞鳥改作島苞改作包旄改作毛鏐改作璆皆深沒陸氏原文惟頗改作陂注云舊本作頗此有唐明皇之詔故不能沒之最可笑者舜典下注云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云聊

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是陸氏於舜典全用王注不用方興傳而今本則改用方興傳而以王注間載注中又不申明用姚改王之故而但存陸氏用王氏注於舜典題下豈非大謬

篇中至于北岳如西禮注云方興本同似仍用王本者其實所載音字皆方興傳與今本無一字出入且多明明與王注不照者陳鄂不學至此而以刪定通儒之書豈非千古恨事

日本古文尚書古鈔本驩兜作鵩殳近人詶爲

日本人僞撰以陸氏此本作驩兜爲證亦癡人說夢也

或曰子力詆此書然則不猶愈今之釋文乎曰此則當分別觀之序下訓下攝十四三篇亡盧刻本四三互倒科斗下蝦蟆不作蟇堯典訛下如兗反不作如充反女于下上恧反不作上而反舜典下難乃丹反不作乃但及槀飫不作槀大禹謨解不作懈禹貢雍下州名後同不作後名州同鉤般不作槃屛細兮反不作緶武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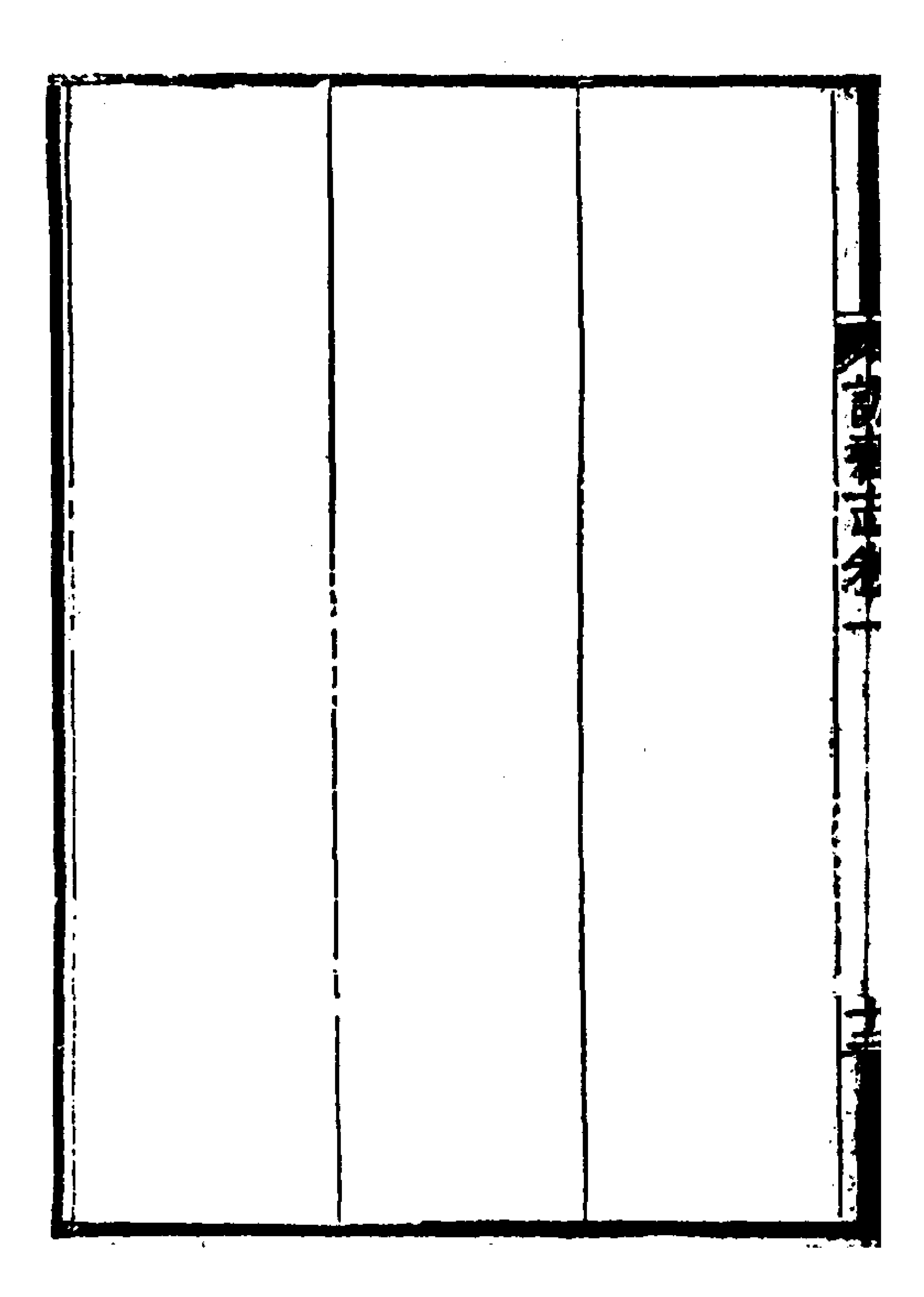
月始生魄然貌不作然也酒誥文王第稱穆下黃僕不作皇僕名誥度待洛叉不作時洛洛誥惟七年周公攝政盧本脫周公二字君奭奔走下使人歸趣之不作趨之君陳長詠文反不作丁丈此皆勝于盧本者也若序高辛下毋不見脫名字舜典四朝下四季誤四季禹貢道作導而誤音導爲言道洪範無虐馬本作亡侮此誤作悔蔡仲之命從車此誤作徒顧命車渠車輛此誤作輙是皆形近之誤或影摹失之

案此本缺愼遵等諱又多改反爲切是南宋刊
本首不題經典釋文卷幾當是單行本然改尙
書音義爲釋音皆謬又題下徐盧二本並有卷
第葉鈔本無之或以葉鈔爲是余謂大禹謨下
注云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
志七錄爲十三卷則陸氏原書載有卷第審矣
葉鈔及此本無卷第者非也
釋文條例云孔傳古文亡舜典一篇齊明帝建
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

篇云於大𡍮頭買得上之是今之舜典傳明朗

爲姚方興作或云劉光伯作亦非而攷傳者亦多與他傳

不分非也附訂於此



詩外傳十卷　明沈辨之刊本

每卷題詩外傳無韓字惟卷首錢惟善序題有韓字序後有吳郡沈辨之野竹齋校彫篆書木記首行題詩外傳卷第一次行題韓嬰二字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大如錢左右雙邊余以此本校之毛氏津逮本小有異同而此為優蓋毛氏亦原此本而又有謬誤者也程榮漢魏叢書所據原本脫首卷第二葉竟以抽觴接遊女不可求思刊之其他謬誤亦多何允中雖補此一

葉而謬誤者亦未能校正余嘗作札記覩趙懷玉周案校本似爲詳密云

按沈辨之明嘉靖間人與文休承兄弟往來孫祠書目因其木記接錢序後遂以沈爲元人非也余謂此刻款式雖古而字體實是明嘉靖間之格訪古志稱即以元本重雕者亦非也此本亦得之立之首有吳氏仲文印又有黑水居圖書記

周禮鄭氏注十二卷 南宋槧巾箱本

宋刊巾箱本周禮唯齊次風石經考文提要猶及見之近來著錄家未之聞阮氏校勘記亦不載知傳世鮮矣中有重言無重意故標題略之其文字往往與岳本及明刊徐氏本合注疏本皆不及也江陰繆筱珊編修愛不釋手乃影摹一通而以原本歸之

初學記二十四卷出國游注周禮曰囿人掌國游之獸禁鄭元注云囿之離宮小苑游觀處今

本周禮皆作囿游注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據疏說云云知賈公彥所見本已如此想宋以下板本無異同者國游囿游皆通觀上無游字不可讀而阮校本不及之附記於此

近見歸安陸氏有宋槧巾箱本周禮然彼有重言重意互注字亦非此本也

儀禮鄭注十七卷

明陳鳳梧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經注並同首題儀禮卷第一次行題漢鄭玄注三行頂格題士冠禮第一皆非古式附載釋文凡釋經者即緊注其下其釋注者則加○而附于注後所見宋槧經注本亦無此式者其士冠禮第一下引鄭目錄遂使後來刊注疏者誤認此爲注文而不標疏字按顧亭林據唐石經稱今本儀禮脫經文五條此本五條皆在唯鄉射禮士鹿

中下脫注文耳然以嚴州本校之其他注文亦多脫誤據鳳梧自序蓋以鈔本上木宜其多所遺失也是本爲狩谷掖齊舊藏森立之訪古志稱其與近世所行本大有異同贊爲絕佳之本蓋亦只就閩監毛注疏本校之則此爲佳耳固不足與嚴州本徐氏本並論也然脫誤雖多取源自異其足與嚴州徐氏互證者正復不少此本箸錄家皆不及則亦未可竟廢之也陳氏自序別刊有單經本今不得見覩此可知其概矣

春秋左傳集解三十卷 古鈔卷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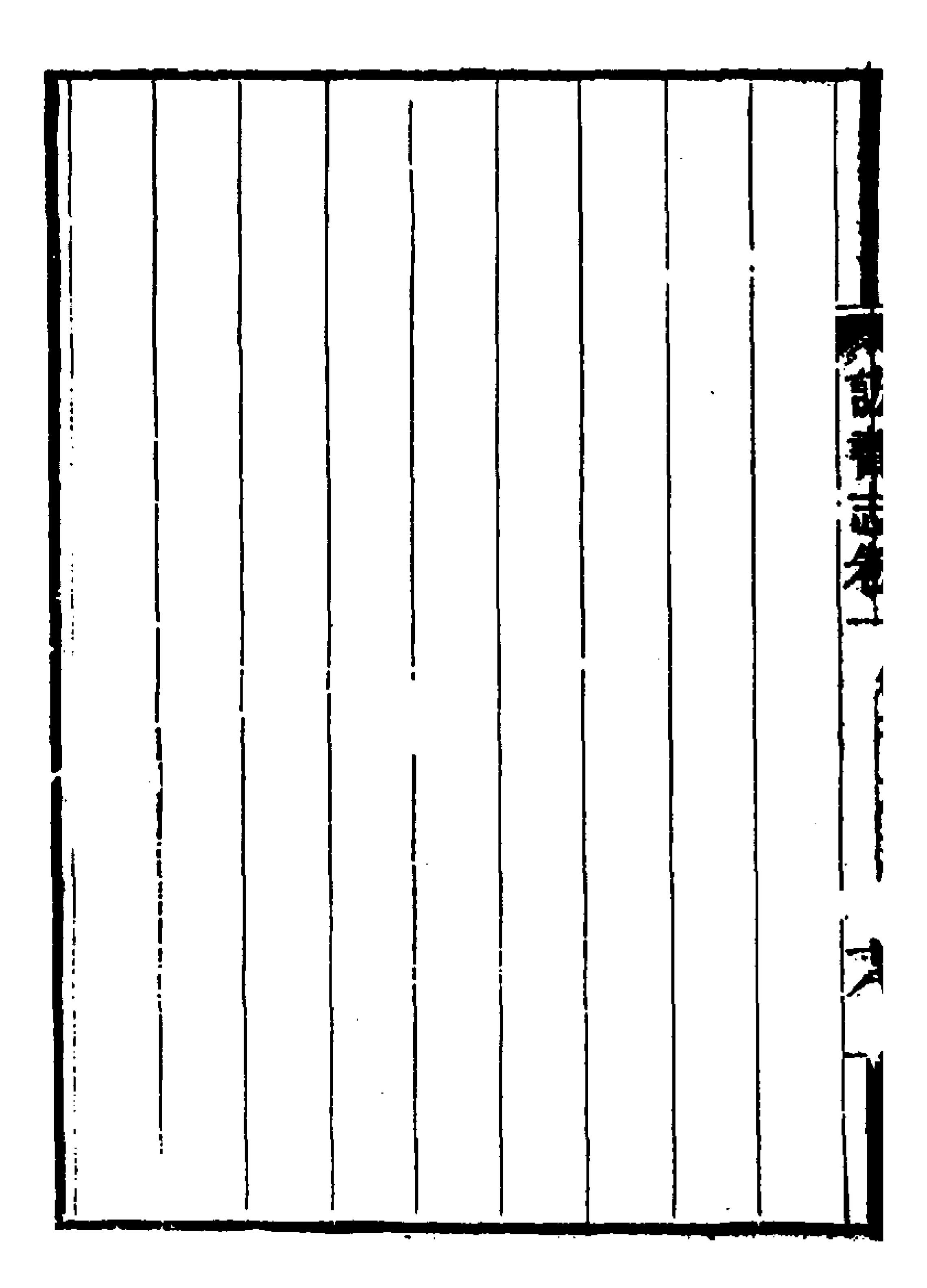
初森立之爲余言日本驚人秘笈以古鈔左傳卷子本爲第一稱是六朝之遺非唐宋本所得比數此書藏楓山官庫不許出恐非外人所得見余託書記官巖谷修訪之則云徧覓官庫中未見余深致惋惜迺以所得小島學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留眞譜中冀後來者續訪之立之又爲言此書不容遺失俱道是如何積藏之狀復以白巖谷忽一日來告云此書無恙余

卽欲借出一覩巖谷云此非吾所敢任余請貴國有如此奇書韞櫝而藏何如叚吾傳錄於西土使海內學者得覩隋唐之遺不尤貴國之光乎巖谷赧然卽徧商之掌書者借出限十日交還書至果卷子三十無一殘缺紙質堅緻蓋黃麻也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卷後有建長八年參河守清原建保三年清原仲光文永五年音博士清原等校刊題記余乃倩書手十人至寓館竆日夜之力改爲摺本影鈔之刻期書成其字

與同之迹眞令人驚心動魄多與陸氏釋文所稱一本合眞六朝舊笈也其有釋文不識爲唐石經宋槧本所奪誤者不可殫述別詳札記今第舉一二大者如昭公廿七年傳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今各本不疊三族二字得不謂是唐石經以下之脫文乎如莊十九年傳鬻拳可謂愛君矣注楚臣能盡其忠愛所以興各本楚下無臣字尙可通乎又如隱九年傳衷戎師注以過二伏兵各本過作遇仙井

鼎所見與國本亦作遇旁注别本作過蓋校者據此本耳而阮氏校刊記并之竊謂此一字千金也蓋祝聃引戎師超過二伏兵至後伏兵後伏兵起戎還二伏兵禦其前後伏兵擊其中祝聃反逐其後故注云前後中三處受敵衷戎師之情景如繪若初卽已遇見二伏兵戎師不屬卽還走矣安得更隨祝聃至後伏兵處乎此得不謂宋槧以下妄改乎至如何義門所舉死而賜謚古刻多然此類不足稱說矣原本校注甚

爲精密其作乍者作之省作才者摺之省所云
摺本者卽謂宋本也此書山井鼎所未見藍山
井鼎爲足利士族足利學所藏古鈔本無左傳
故考文只有興國本及活字本而無古本楓山
官庫在其京師非彼列侯之士所得寓目也余
乃從百年後得見彼國學者未見之書不可謂
非厚幸乎



春秋左氏傳殘卷舊鈔卷子本

自昭公二十七年傳惠已甚起至三十二年民忘止每行字數不等凡書經傳皆不出格一字石山寺藏本癸未春日本印刷局借得彼石印余得往讀之相傳爲唐人筆書法精美紙用黃麻信奇蹟也注文脚多也字余别有詳校本今錄其最異者經文二十三十四十並作廿卅卌注令終陽匃子作陽匄正子也注子杲宋樂祁也祁下有犂字傳乃辭小國乃作則傳以滅三

族國之良也三族二字疊文按文義則不疊非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脫傳是瓦之罪罪下有也晉祁勝與鄔臧通室鄔作鄢與石經合民之多辟作僻與釋文合注毋氏性不曠作不廣傳盆類無期類作類與釋文一本合傳共子之廢其作恭上有與字按文義有與字爲長傳聞其聲而還無其字傳爲鄔大夫鄔作鄢上下注同與石經合御以如皐皐作睪古字通廿九年傳塹而死作塹注同傳能飲食之之作龍傳賜氏曰

御龍下有氏字注在哀二十四年上有事字傳
卅年有所不獲數矣數上有禮字傳吳子問於
伍員伍作五楚執政衆而乖政下有者以待字
之察也察下有之字按唐石經此行計九字是
原刊有之字亦唯君作惟命三十一年秋吳則
侵楚入作子莒牟夷注在五年作在廿五年

春秋左傳三十卷 舊鈔本

此本不載經文唯第三十卷載經文其分卷與唐石經同中缺北宋諱當是據北宋經傳本錄出然第三十卷仍錄經文者鈔寫時未能畫一耳亦或別有單行傳本缺第三十卷而別以經傳本補之耶凡傳文多與石經及沈中賓本合沈本之顯然訛誤者此亦不與之同而間有與諸本絕異之處則往往與山井鼎所記異本合洵爲北宋善本也莊四年以國與紀季各本無國字唯山井鼎云

足利本及宋板旁記異本有國字十六年爲宋
故也各本脫爲字唯臨川本有爲字與釋文一
本合三十年謀伐山戎也各本無伐字石經重
刻增入伐字閔二年命可知矣各本矣作也唯
足利本與此同僖三年末之絕也各本作絕之
此與石經合二十二年隘而不列列上旁注成
字與文選注引合二十九字雖然鄭亡子亦有
不利焉各本無雖字此與石經合文六年辟刑
獄各本作辟獄刑此與沈本合宣十一年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注疏本脫可哉二字此與臨川本合成二年從左右皆射之各本射作肘此與纂圖本淳熙本合殺靈侯各本作弒此與沈本同十三年養之以福旁注引家本作養以之福十五年向帶爲太宰與釋文沈本合宋殺大夫山殺下無其字與沈本同十六年晉有勝矣各本無晉字石經旁增晉字襄四年棄武羅伯困熊各本困作因唯臨川本沈本與此同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各本介作个此與沈本同十二

年同姓臨於宗廟同宗臨於祖廟同族臨於禰廟三臨字各本無十四年吾今實悔過各本今作令此與沈本合使子行請於孫子各本無請字足利本旁注異本有請字石經初刻有請字夫君臣之主也按此恐誤各本臣作神十九年士子孔亦相親也各本士作二此與臨川本沈本合二十三年非鼠何如各本作如何此誤與沈本同二十四年胡載不謀各本載作再二十五年枕尸而哭之各本無之字此與臨川本沈本同

何以至大焉各本無大字足利本旁記異本有
大字臨川本有大字賦車兵徒卒各本卒作兵
此誤與沈本同二十六年君與夫人各本作大
夫昭三年及弱一介焉各本作个惟明監本與
此同四年曰晉有三不殆各本曰上有公字此
與沈本合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各本吾下有所
字此與沈本同使賓諸饋于介而退各本無諸
字介作个惟文選思元賦注運命論注引作介
五年儆邑休殆各本作怠此與沈本合七年周

文王之法下無曰字旁添曰字八年莫保其性宋殘本十行本保作信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楚下無國字與岳本同十四年恤孤寡各本恤作宥與岳本沈本同十九年民有亂兵各本作兵亂此與沈本同二十年鄖申各本申作甲此與臨川沈本同古者無死各本者作若此與沈本合二十七年工尹麇不作王尹麇定三年莊公下急而好絜各本作潔此與石經臨川本合四年命以康誥各本康作唐此與沈本同八年必

以而子厚各本無厚字此與湻熙本合十四年謀救范中行氏也各本無也字此與石經合哀元年逢猾當公而進各本猾作滑此與足利本合十五年事死如事生各本無事字此與沈本合十七年皇瑗奔晉召之此本召之上旁注宋公二字二十四年以荆爲太子各本以上有而字此與足利本合二十五年少畜於公宮此本公下旁注宮字與石經初刻合其他與各本異同參朱及筆畫小異者別詳校札記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槧本

宋嘉定丙子興國軍教授聞人模校刊末有經傳識異數十事又有校刊諸人官銜及聞人模跋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不附釋音藏楓山官庫蓋即毛居正六經正誤所稱興國本余以正誤所引十三條對校一一相合又以山井鼎考文照之則彼所稱足利宋本者亦無一不合而山井鼎不言是興國本者以所見本無末題識數葉耳按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稱興國本爲

于氏所刊此本並無于氏之名又稱于氏本每數葉後附釋音此本無釋音又稱于氏本有圈點句讀併點註文此本無句讀則非于氏本無疑蓋興國舊板始于紹興鄭仲熊只有五經閩人重刊左傳並修他板亦只五經詳見閩人跋至于氏始增刻九經其五經經注文字雖仍舊本而增刻釋文句讀故同爲興國本而實非一本也大抵南宋之初諸道所刊經傳尚不附釋音至南宋末則無不附釋音者岳氏旣稱前輩以興國于氏本爲最善而又議于氏經注

有遺脫余嘗遍校此本則經注並無遺脫或于氏重刊此書失于檢照而有遺脫耶于氏增釋音句讀已非以原書覆板重寫時保無改其行款故有遺脫之弊且嘗以岳本互勘皆此本為勝如昭二十年衛賜北宮喜諡杜注皆未死而賜諡此本無未字與何義門所見宋殘本合岳本有未字非也不特岳本凡阮氏校勘記所載宋本亦均不及之然則今世所存宋本左傳無有善於此者別詳札記余在日本曾勸星使黎公刻之以費不足而止竊羨閩人以校官從恿當事者旣刻此書又修五經板余亦校官攜此

書歸來數年口焦脣乾卒無應之者古今人不相及讀閩人跋彌滋愧已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覆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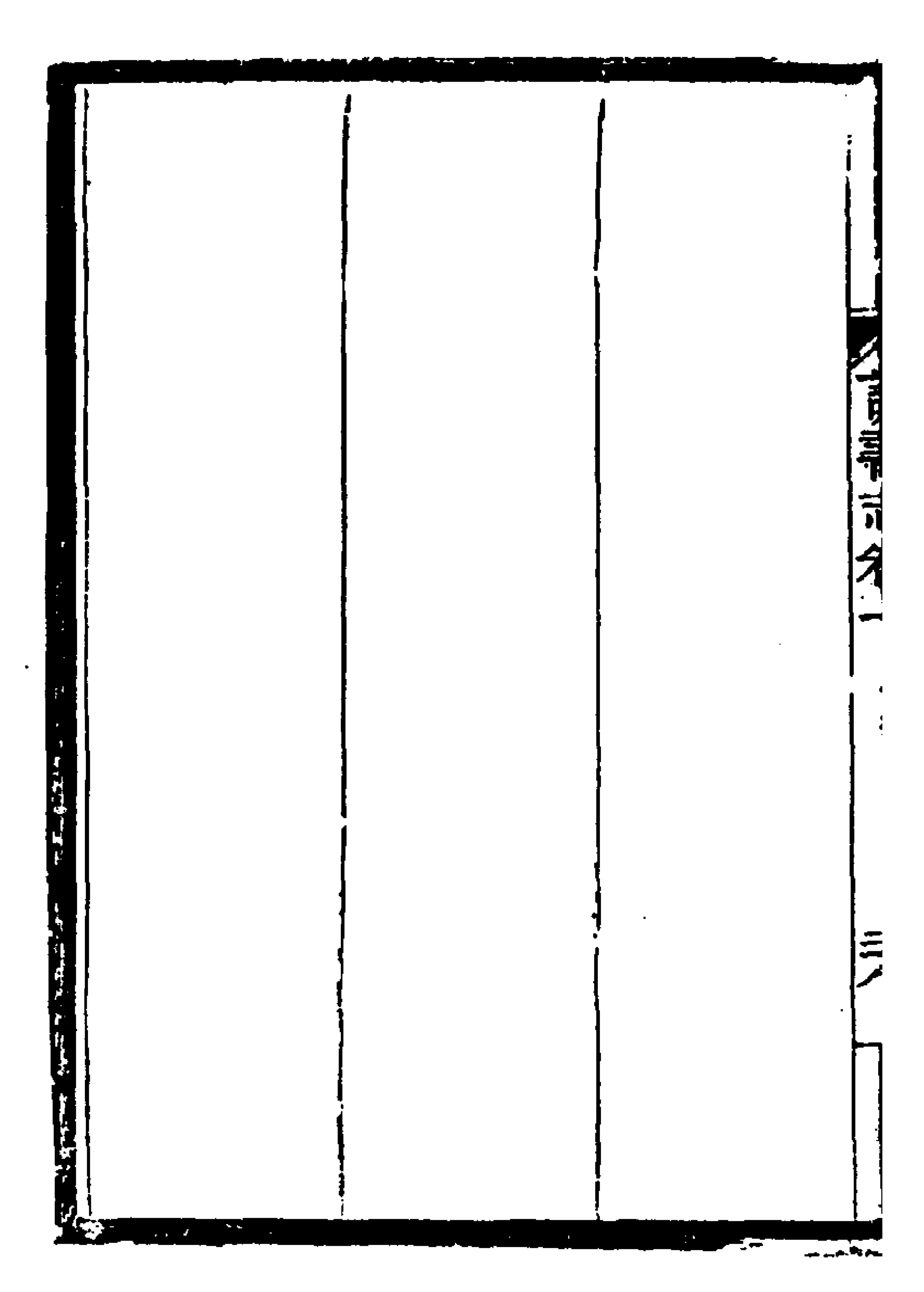
右日本古時覆宋刻左傳集解不附釋音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森立之訪古志載此書云是依蜀大字本重刊者與李鶚本爾雅同種其刻當在應永以前然則此本雖非宋刻而覆板時亦在宋代故傳本亦絕希也唯立之云是覆北宋蜀本余親質之則以字體類爾雅又以不附釋音故余覆校之愼字缺筆知其決非北宋本其後借得楓山官庫所藏興國本行款匡廓字

體皆與此本同略校數冊文字亦無異乃知此本即覆興國本特所據祖本失載考異闕䟦耳

森立之未見楓山官庫本故不知此本原于興國本余乃影摹刻補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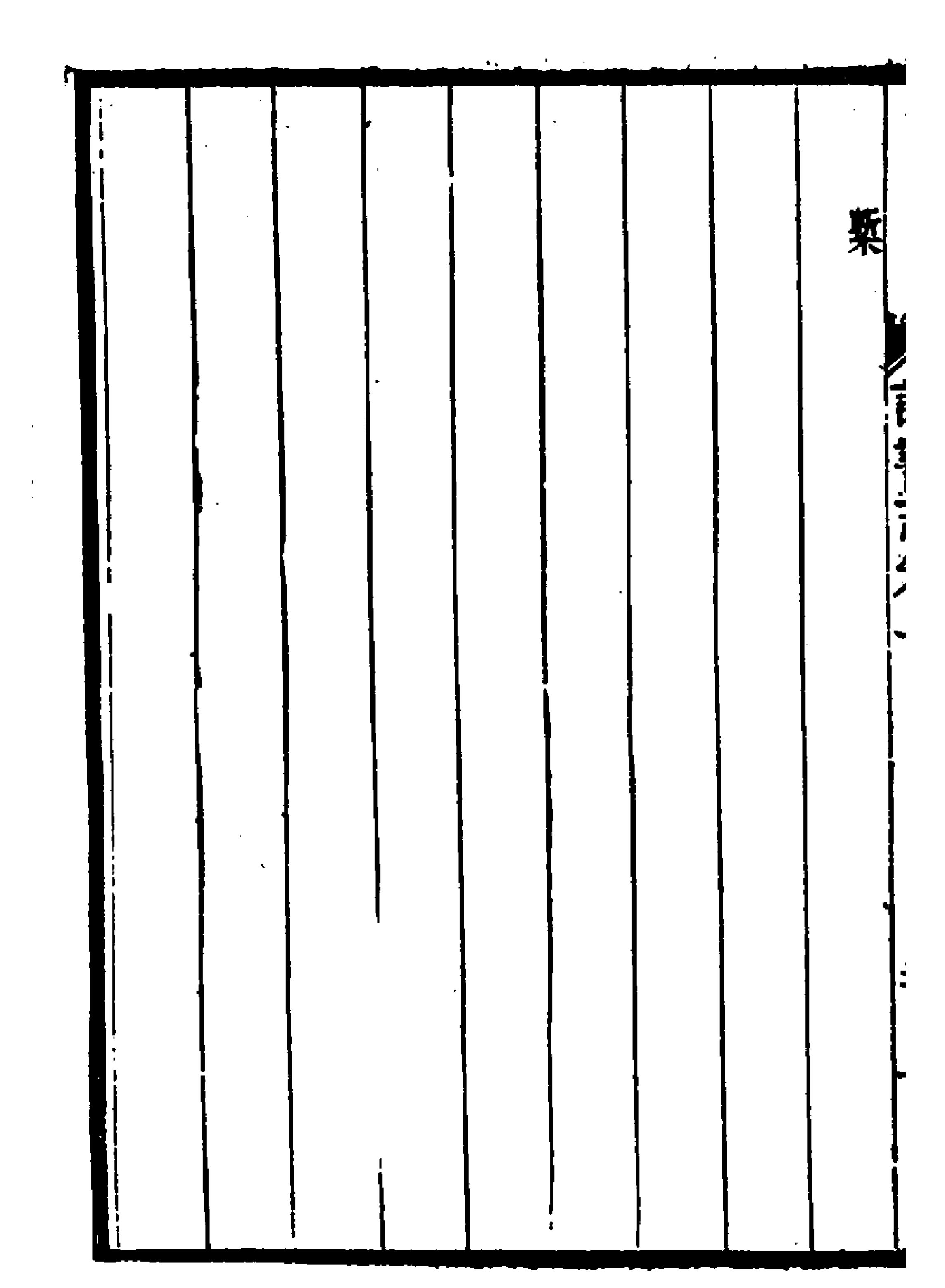
本後使後之讀者得所指名按岳氏言哀十六年石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諸本多無也字興國本有也字今此本無也字而此事克三字占四格此明爲重刊時去之後來于氏重刊又依鄭氏舊本增入也字又岳氏云僖二年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原本無若將二字此本擠入故八

字只占六格與後考異亦不相應未知此爲閩
人校刊時改刋抑日本重刋時改刋也惜當日
未以閩人原本校及此余從森立之得此書立
之自有跋在篋蓋裏面稱此書爲市野光彥舊
藏後歸澁江道純是二人皆日本舊藏家今書
每冊首尙有二人印記冊尾市野光彥亦有跋
又稱此外唯狩谷望之藏一本而余乃並得之
以一部與章君碩卿　又按山井鼎云慶長活
字板原于此本余嘗互校之亦有異同



春秋集傳釋義十二卷 元槧本有圖

元俞皋撰首吳澂序貞詳雜以篆書亦頗有致次引用諸家名氏次凡例凡例後有至元後戊寅日新堂槧行木記次程朱說春秋綱領次自序次三傳序次程傳序次胡傳序首題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之一次行題後學新安余皐述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注雙行行二十七字四周雙邊中縫雙墨蓋雕鏤精雅錢氏敏求記稱爲元槧之至佳者信然 俞氏所據經傳文皆宋佳本往往與唐石經合



緊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宋刊本 刻入古逸叢書

余仁仲萬卷堂所刻經本今聞於世者曰周禮曰公羊曰穀梁公羊揚州汪氏有繙本周禮舊藏盧雅雨家惟穀梁僅康熙閒長洲何煌見之然其本缺宣公以前已稱爲希世之珍此本首尾完具無一字損失以何氏校本照之有應有不應當由何氏所見爲初印本此又仁仲覆校重訂者故於何氏所稱脫誤之處皆挖補擠入然則此爲余氏定本何氏所見猶未善也原本

舊爲日本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間狩谷望之使人影摹之纖豪畢肖展轉歸向山黃村余初來日本時卽從黃村求得之慫恿星使何公重繙以傳會瓜代不果曁新任星使黎公乃以付之梓人踰年而後成按穀梁所據之經不必悉與左氏公羊合而分經附傳之例亦與二傳差互至范氏之解則傳習愈希除注疏刋本外絕尠證驗卽明知有脫誤亦苦於無徵不信然則此本之不絕如綫誠爲瓌寶今以唐石經證經

傳以唐宋人說春秋三傳者佐之以宋監本（余所得日本古鈔經注本首題監本春秋穀梁傳多與十行本經注合）注疏本證集解以陸氏釋文佐之又自宋以來所傳經注本不必與釋文合而合刊注疏者往往改釋文以就之至毛本則割截尤甚此本後有仁仲自記不以釋文改定本亦不以定本改釋文猶有漢唐經師家法今單行釋文俱在此本既悉與之合故於注疏所附亦不一一訂正焉光緒癸未秋九月記